





第七一七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世	明袁 奏撰……………一
呻吟語摘	明呂 坤撰……………二七
劉子遺書	明劉宗周撰……………九九
聖學	明劉宗周撰……………一七五
人譜類記	明黃道周撰……………二七一
榕壇問業	明溫 璜述……………五二一
溫氏母訓	清世 祖撰 清呂 宮等纂 清蔣赫德等撰……………五三一
御定資政要覽	清聖 祖頒諭 清世 祖釋……………五八九
聖諭廣訓	清世 宗纂……………六一三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	清高宗御撰……………六六三
御製日知薈說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世緯卷下

詳校官中書_臣涂日煥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 鈐

校對官主事_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_臣丁維鏞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世緯

儒家類

提要

_臣等謹案世緯二卷明袁衷撰袁宇永之號

胥臺吳縣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廣西提學

僉事是書凡二十篇曰官宗曰遺傳曰簡輔

曰降文曰誘諫曰廣薦曰崇儒曰貴士曰裁

閹曰汰異曰距偽曰抑躁曰久任曰惜爵曰

欽定四庫全書

_臣等

懲墨曰節浮曰革奢曰正典曰實塞曰均賦

其言皆指陳無隱切中時弊雖立說不免過

激而憂時感事發憤著書亦賈誼痛哭之流

亞也當時狃于晏安文恬武嬉朝廷方以無

事為福故衷自序有鑿枘異用竿瑟殊好空

言無益只增多口之語而距偽一篇講學者

尤深嫉之然衷之言曰今之偽者其所誦讀

者周孔之詩書也其所講習者程朱之傳疏

也而其所談者則佛老之糟粕也黨同而伐
異尊陸而毀朱云云蓋指姚江末流之極弊
有激言之實非排斥正學也乾隆四十六年
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世緯
提要

世緯原序

昔孔子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悲夫古之人苟懷抱材德者曷嘗不欲匡依明聖興
立事業者哉而卒託之空言命也是以君子進則勒洪
伐於鐘鼎退則修遺文於方冊身雖不得躬行其道文
之所垂亦足以自見而為法於將來周秦而下善言治
理者莫如賈誼其次則王通陸贄又其次則蘇軾王通
太平十二策亡逸莫考我欲觀唐宋之事舍陸蘇何適
欽定四庫全書

世緯
原序

矣夫欲考往而知來者惡可無空言哉是世緯之所由
作也客曰古之立辭者不得志則為之故屈平放而賦
騷虞卿窮而著書今聖人在位材傑進趨言行計從世
緯之作何也袁子曰否非是之謂也夫高居而述聽者
天子之職也叙官而詔祿者大臣之業也程功而累勞
者百司之分也博稽而廣議者衆士之慮也古者庶人
工商有謗有諫而況於士乎袁也嘗從大夫之後矣官
守有恒言責無與未嘗得排闥闥之門趨文石之陛一

據其愚徒以強壯之年嬰狗馬之疾一旦恐溘先朝露
非託筆劉何以自見世緯凡二十篇語多刺譏且濶於
事情亦知其枘鑿異用字瑟殊好空言無益祇增多口
有志於應世者亦矜其狂愚采其可用者云爾吳縣袁
襄序

欽定四庫全書

世緯
原序

二

欽定四庫全書

世緯卷上

明 袁襄 撰

官宗

太宗室日蕃而祿不給何也封建之法壞而仕宦之途
絕也昔在周室並建諸侯同姓封者什七異姓封者什
三各治其國以蕃王室入為公孤出為牧伯親疎相制
外內聯絡卒賴其力享祚長久秦壞周法疎忌骨肉闕
剪枝葉二世陵遲蕩然亡衛漢興鑒秦覆轍損益周制
雖有七國之變而莽操之際猶賴宗室衆強南頓中山
之後奮起徒步光復大業此則親親之明驗也唐宋封
建之法廢而仕宦之途猶足以救其末流侯王將相布
列中外是以本根不慶而枝葉扶疎卒受其蔭我明草
創高皇帝鑒周漢之所以得懲孤秦之所以失宗子分
王裂地而封犬牙磐石崇其位號安享祿給不任以事
內銷七國之變而外聳維城之固歲朝京師宴賞有度

十王有舍宗人有府詩書禮樂炳焉可述仕進之途禁

防未設逮及文皇帝稍稍攝以文法朝覲之典不行仕

宦之途以塞生者日衆而歲祿有限分析微弱下同此

隸賢愚壅闕莫能自効分地則不足益祿則無給干法

麗禁者紛紛是也而議者乃謂宗室不仕高皇之法此

特未之深考耳古之哲王莫不以親親為先務故詩曰

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曹魏竊命忽棄遠謀忌嫉陳

思親賢弗用大權下授祚移司馬詩曰本實先撥此之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

三

謂也譬之縣黎結綠之珍連城夜光之寶委之他人固

弗若遺之子姓之愈也是故固本者莫若親親親者

莫若崇賢崇賢之術在責之保傳而升其俊秀者于鄉

學三歲而簡之升之于國學而試之于鄉試之于大宗

伯登之于天子隨材以官之詔德以祿之賢者進不肖

者絀而考課之法黜陟之典與疎遠者等則忠勤之心

生而奸逆之節泯且仕者有祿則歲祿足不仕者有教

則刑法省施親親之名而享賢賢之利則何弗為也

遺傳

考之皇明祖訓凡親王子孫才堪出仕者宗人令具以

名聞授任後俱如常選法此高皇帝意也夫宗室之才

者得仕于朝矣而儀賓長史等官乃不得為京朝官此

豈祖宗法哉宣德間有旨漢府親戚不許選官蓋止為

漢府設也弘治初布政雍泰連姻泰府得為宣府都御

史國初楊士奇以審理副入為翰林編修周忱以長史

累官尚書弘治間雷霖以德府長史陞提學副使此其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

三

証也夫連姻宗室者不得為京朝官故衣冠之族與宗

室婚者鮮矣官王府者不得為京朝官故傳相率不肖

矣此非細故也今之傳王者率老死王國終其身弗齒

于有司銓衡者必闕茸則授之耄昏則置之而其人亦

且絕望于通顯苟利其祿耳矣是棄之也欲宗室之循

法軌遵理道而乃以闕茸耄昏者傳之甚亡謂也漢法

官王府者必慎簡其人如董仲舒之於江都賈誼之於

長沙田叔之於梁申公之於楚王吉之於昌邑諫諍論

議斐然可述雖有邪心逆節而猶存畏憚之意今諸侯王皆血氣壯彊而不為置賢師傳此教之亂也是故高煦反於漢寘鐺反於安化宸濠反於南昌此非傳相官京朝之患也置傳相不得其人也欲宗室之賢莫若遴選傳相而訓之以禮義擇京朝官之有行誼者則為之博通古今明當世之務者則為之考其殿最均其勞逸出為傳相入為公卿畧如漢法以不失祖宗之意是官傳相者有仲舒賈生之稱而宗室獲河間東平之譽維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
卷上

城永固而尾大之患自銷也

簡輔

夫內閣者即今之宰相也是天子之所與承天地理陰陽和萬民撫四夷者也而徒取充位之人甚亡謂也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言有其人則官之無其人則虛焉三代以前率用此道秦始置丞相專任李斯漢以下置相多非其人蕭曹丙魏房杜姚宋隨時立業固未有熙載代工弘格心之道者也高皇帝深慮遠算因胡李

之敗鑒元季之失博稽往籍略倣周制革丞相而置六部公孤之官不輕畀人忠勲如劉基親敬如宋濂終其身弗以授也文皇嗣統妙簡英哲于時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備顧問代王言而已洪熙以來爵予稍輕然當時兼保傳者三楊蹇夏黃福錢山之外無聞焉景順之後保傳滿朝而師尹多辟矣何則祖宗朝凡才望者皆得入參機務如黃子澄則以太常少卿入薛瑄則以大理少卿入李賢則以吏部侍郎入而今則非翰林不入內閣矣祖宗朝凡才望者皆得入翰林如宋訥則以助教入胡儼則以知縣入楊士奇則以審理副入周是修則以紀善入劉球則以儀制主事入而今則非及第庶吉士不入翰林矣夫及第者徼一日之長其所對策多浮泛擬拾務詭時好稍觸忌諱即抑塞下甲間有以直言及第如羅倫舒芬之徒復流落不偶壹鬱以死而庶吉士之選尤多徇私不協輿望其選也必權貴之私人乃得與焉其留也亦必權貴之私人乃得與焉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
卷上

五

凡材識修潔之士悉擯弗用啟僥倖之門開奔走之路
莫此為甚文皇帝儲材論相之意蕩無遺矣方其未得
志也則惟權貴之門是趨擠排同列不顧廉耻其既得
志也則養驕安祿積日累月坐致高顯爵位已極則患
得患失無所不至六曹之務進退可否必咨而後行蓋
有天子不知而內閣先聞者矣上蒙下蔽作威作福可
不畏哉故議者以為今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
之實殊非高皇帝不立丞相之本意也必革之而後可
以為理噫是因噎以廢食懲覆而棄舟也權之所寄不
在此則在彼苟得其人何患弗理如其材也則置之翰
林不必其及第庶吉士也如其材也則登之內閣不必
其翰林也凡及第者必直言是取務采輿望焉庶吉士
之選必端良者是留務采輿望焉破拘攣之陋格塞請
託之私穴官內閣者必極天下之選而公孤之尊弗以
輕授兼收並用以復祖宗之故事庶乎其得人也

降交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
卷上

六

秦制尊君卑臣百官非奉詔不得上殿視其君如天神
然漢興稍變秦制百官得召見論事面折庭爭止輦以
受言臨軒以策士前席之問拊髀之歎雖疎遠小臣得
與天子相唯諾益猶有先王之風馬唐之貞觀開元宋
之慶曆莫不親賢禮下大臣有賜坐之儀造膝之請諫
官有入閣議事對仗讀彈文之典君臣之交謫如也明
興金華數子贊襄獻替分雖君臣而情猶父子乃後復
簡楊士奇等七人以備顧問下至牧守咸賜召見不獨
察其器能且得問民疾苦周知情偽觀其君臣同遊之
歌亦曩時卷阿宴錫之盛也文皇仁宣待下有禮三楊
震夏日侍帷幄射鳧西苑飲酒極歡賞花賦詩雍容可
想天順間李賢王翱親信寵任事關機務面決可否孝
廟勵精寤寐英哲尊禮元老數開文華講求政理平臺
煖閣不時燕見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等呼以先生
弗名也六曹之長皆民譽也華容劉公晝日三接許謨
密議左右莫聞君臣一心虞廷之都兪何以過此今天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
卷上

七

子神聖削資格而弗拘拔材奇於不次一言當意立躋
華要士有起家六七年而東鉤軸斯亦巖涓非常之遭
也亦嘗數御便殿延見二三大臣矣亦嘗改容禮貌宴
賞賡歌矣然延見有時不數語而退天威咫尺嚴堂
陞六曹之長臺諫之司文學侍從之官咸不得與敬大
之禮已渥而下交之情未通流俗之見未能深識不曰
天子過勞則曰大臣畏議已者噫為斯言者非愚即諂
也人之恒情逸則思欲欲則驕縱之心生勞則思艱艱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
卷上

八

則兢業之懷切安危理亂鮮不由斯故書曰無教逸欲
有邦程頤有言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
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甚矣古人之愛其君
也今不思逸欲之喪邦而徒慮憂勤之勞其君是非真
能好君者也夫大臣者天子所與變調者也臺諫者獻
替者也文學侍從之官論思啟沃者也皆天子所親信
者也大臣論道于前則臺諫拾遺於後而文學侍從之
臣得以引經而對據禮而議面相詰難不出一堂雖有

讒說弗行也且以大臣而畏人之議已將焉用彼相哉
故曰為斯言者非愚即諂也誠使國有大事天子召大
臣者面計之而大臣亦得以其事請見文學之臣論對
以備顧問而官臺諫者許入閣以議從容賜坐務盡所
言謀無遺慮動無過舉政體之得失以盡而羣臣之心
術見矣其經筵日講必妙選端良忠謹明於經術者為
之講章之進要在剖析經旨切劘政理削浮泛之勸說
黜諂諛之故習有疑焉必辨問折衷歸諸至當而後已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
卷上

九

而外之方岳守令於其來朝也特召數人焉賜之清問
以觀其材識凡閭閻之情偽利病悉周知之上自親信
以逮疎賤若元氣之周流于一身疏通聯屬無復間隔
嘉猷入告而讜言上聞壅蔽之患銷而太和之休應易
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此之謂也

誘諫

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傳曰興王賞諫臣夫言路之通
塞國家之安危繫焉言者賞不言者罰則言路何患乎

弗通古之哲王。滕睥有誦工。誓有規立進善之旌。設誹謗之木。忠危言之弗我聞。弗惡言者之過訐也。古之忠臣。批龍鱗。嘗虎口剖心。而不悔烹鼎。而不懼患。吾言之弗直。弗患聽言者之不我從也。三代以降。納諫者莫如唐太宗。敢諫者莫如魏徵。善乎太宗之作帝範也。有曰：大臣懷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夫有國家者使人懷祿畏罪而忠言不聞亡無日矣。我明稽古建官而特重臺諫之選。給事主封駁。御史專糾彈。士有材望者乃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
卷上

十一

得與選而且許風聞言事。言雖不實弗罪也。是以士希折檻之風。人慕引裾之節。竄逐甫去而章疏繼陳。如英皇之北狩武廟之南巡。伏闕死諫者踵接于朝。是以王曹濁亂于前。錢江簸弄于後。咸包藏禍心。謀為不軌。卒賴敢言之士發覺其奸。得以亡敗。此則諫諍之明效也。夫人主莫不願治而惡亂。然順心則喜逆耳則怒。人臣莫不慕忠而羞佞。然嘉獎則言震怒則默。人情然也。是故上有容言之主。則下有敢言之臣。上有危亡之諱。則

下多依違之辭。故世不患無魏徵之敢諫而患無太宗之容言。誠使言者賞不言者罰。言之善者則施行之不善者亦優容之。溫顏以來之霽威。以下之弛諱忌之禁。寬指斥之誅。不以順逆為喜怒。不以喜怒為刑賞。聽言者有文皇之明。則進言者多魏徵之直矣。

廣薦

夫鄉舉里選所以敦行誼也。安車束帛所以搜遺逸也。漢興去古未遠。興廉舉孝數詔有司。而四皓之招。申公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
卷上

十一

之迎。嚴光周黨之聘。猶足以勵士風而端教本。自科目之制興而弓旌之招廢。士習之卑。日以汚陋。國初取士之塗甚廣。而刑新之典亦嚴。士皆避匿不樂仕進。故設科無定額。而由薦舉進者頗多。高皇帝初下金陵。首開禮賢之館。劉基宋濂葉琛王禕陶安章溢數子者皆挹王佐之器。命世之材。奮起風雲。志存竹帛。雍雍乎亦曩時稷卨之亞。王魏之倫也。宣德以還。禁防漸弛。風雅寢微。請託繁滋。苞苴競進。薦舉者多非其人。而吏員任子

咸處雜流譽髦之選一歸科目勢之所重不得不然何則糊名易書拔十得五網羅低昂鮮有遺者法出乎畫一而事存乎至公誠不易之令軌也然而科目所得采浮華而遺行實習經義而闇時務判不知律策不通今掇拾剽竊以徼有司童之所習壯之所試不出章句陋亦甚矣是以當官莅事往往碌碌間有卓犖現瑋脫穎軼塵不為俗學所困者亦千伯之一二耳風類而不可止俗因恬而不知怪此有識者之所為痛惜也夫科貢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上

三

足以得經學之士矣而孝弟力田獨行者非薦舉不進薦舉足以得行誼之士矣而宏詞博學明習政務識達治體者非制科弗庸今當事者皆因陋就簡以為經制既定安用取高皇帝約束安紛更為曾不知薦舉之典固高皇帝法也今不思廢墜之當修而徒慮紛更之無益不恤科目之未盡出於公而徒病薦舉之多私以是而欲求異材收實用吾見士習日卑而教化益衰也故欲士敦實行莫若修薦舉欲士通世務莫若增制科制

科之法或五歲一舉焉或三歲一舉焉詔天下之士凡習知錢穀甲兵水利邊務以至天文律歷書算詩賦技藝咸得以所長自售而登進之因能以授官使專於其職而薦舉之法則責之撫按藩臬或一郡一人焉或一省一人焉其謬舉弗勝任者則臺諫得以糾正公卿得以論駁甚者則罷職弗敘其蔽而弗舉者亦如之如是則薦舉足以搜遺逸制科足以羅異材而科貢所得明於經術者兼而用之均其殿最甄其賢不肖如此則取士之途廣而士無遺材責實之政成而人無飾行士習可振而政理足觀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上

三

崇儒

夫黌校者俊秀之關也師儒者士民之表也是風化之所自出也賢才之所由進也而俗吏忽之蓋自黨庠遂序之制壞而鄉舉里選之意微哲王之藝典既隳而人材亦浸不如古矣明興嘉尚儒術敦崇教本鄉社有學郡縣有庠即黨遂之規也成均有師國子有教即辟雍

之遺也賢良有薦者遂有徵即選舉之風也官祭酒者前有宋訥胡儼之儀軌後有李時勉陳敬宗之剛嚴督學者則陳選擅其聲司訓者則魏驥颺其美身教克修師道卓立弘治以前人才可觀自青衿之刺興而蔬圃之歎作內之成均循資計祿苟取充位外之鄉學官卑祿薄闡茸老昏俗所賢者亦不過送迎以為能升散以為職耳蒙師里社尤為無益絃誦滅息教化陵遲人才士習愈趨愈下董生有言養士莫大乎太學今縱不能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上

十五

得人如宋胡亦宜妙選天下之剛嚴端重可為人師者以居之不必其翰林也督學之官國初未有也正統間黃福建議始設此官賜以璽書許以言事且令御史藩臬母有所侵越權至重也今之官此者多以他途得之進不以正心乎患失且畏御史之刺劾也惟言是聽侵撓不已事權移奪無復璽書之意然則提督之任即付之御史足矣安用此紛紛為邪今宜精簡其人專責久任申勅御史毋或侵撓有不如勅者許督學者得以上

聞庶事權不分而體統畫一矣其司鄉學者凡府之教授州之學正縣之教諭必以進士而訓導則以鄉舉歲貢者參焉增其祿秩優其禮待其卓異者有翰林臺諫之選而歲貢之例必嚴為之禁其年耄昏及闇於經術者毋得濫貢貢則督學者連坐焉而又妙選弟子員之經明行脩者以主里社如此則黨庠遂序興而茂材異等出矣

貴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上

十五

夫爵祿以勸功能刑威以懲姦慝二者馭世之大防也然爵濫則士競進而恬退之風微刑繁則士苟免而廉耻之道喪記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可殺而不可辱也秦漢以來士也日賤李斯相也具五刑蕭何侯也縛縲綹如條絳材如遷向幽囚械繫官腐髡鉗辱已甚矣王莽之篡羣臣咸頌功德以美新死忠狗國者遂無一人賈生之言亦略驗矣光武中興矯枉過直獎高節禮逸民東都之季黨錮益嚴而忠節愈厲士皆駢首就戮

以扶漢鼎暨乎宋祖以忠厚立國以廉耻養士及其亡也文陸張謝之徒蹈東海而不悔戮燕市而不挫由此言之士何負於國哉我國家刑新甚嚴而養士有禮懼大辟者有三覆之規犯嚴科者有八議之典非法不刑酷吏有禁百七十年司刑者懷于張之平恕而耻湯周之刻深有有功之矜恤而無羅吉之苛虐慎刑貴士蔑以加矣然而畫一之律有定而多門之政頗繁士之作奸犯科者付之刑部都察院評之大理寺輕重之弗衷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
卷上

十五

者刑科又得駁正之亦已足矣今乃下之錦衣衛幽之鎮撫司緝之東廠捕之校尉夫錦衣親軍也鎮撫武弁也東廠中官也校尉則卒隸也以介冑之夫而侵刀筆之吏以閹腐奴僕之賤而司執縛討捕之權假狼虎之威以濟其谿壑之欲賂多則削重以為輕賂少則誣虛以為實事干官禁言觸諱忌者必嚴刑以報怨絕命以滅口察意向以為低昂伺喜怒以為出入其死于擄掠者不可勝紀如劉球鍾同之徒身殘屍毀遂使懷忠者

憤激而不平畏死者怯懦而不敢銷剛直之心沮浩然之氣士風陵遲其所由來者漸矣凡獄之經廠衛者則司寇不敢詰廷尉不敢駁刑科不敢糾問有執法之吏翻異成案如薛瑄丁哲禍幾不測司刑者相引以為戒然則國家奚賴焉夫鎮撫東廠朝廷之所親信也故以大獄付焉然稽之往牒未聞其據經守法有釋之定國之賢也未聞其發奸擿伏有張敞廣漢之能也馬順門達汪直錢寧作威作福覆車踵接為世大戮今不信士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
卷上

十六

大夫之心而寄耳目於爪牙介冑之士疑公卿之私而任腹心於閹腐奴隸之賤獄賂繁滋而威權移奪怨歸于上而利專于下以法守則侵官以典章則破律乖畫一之規而啟多門之弊其尤甚者則官校之捕人于遠方公求賄賂廠衛之杖士于闕庭立斃筆楚夫事之在遠方者詔御史捕之足矣何至紛紛差官校四出乎東縛窘辱得賂則生不賂則死京朝官之有犯者下之法司足矣律當死也據律以議臯殺之可也何至令官校

杖之闕庭橫屍以出乎以聖明之朝而執縛加于衣冠
榜笞施于卿士恐非所以養士大夫之廉耻而尊朝廷
也是故欲士之死忠徇節莫若養其廉耻欲朝廷之尊
安莫若愛養臣下其有舉也一付之法司而厥衛弗與
焉如法司之破律舞文而市恩以立黨故出入人者必
以法治之則士之寡廉鮮耻者皆懷死忠徇節之報矣

裁閹

周禮閹人王宮每門四人園游亦如之寺人王之正內
欽定四庫全書

世綱
卷上

六

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若此其簡也司昏晨以時啟閉
守門圓御苑正內路寢給使令而已未聞授以政也故
周之盛時未聞有宦寺之禍也巷伯孟子詩書所稱豎
乎伊戾禍宋寺貂亂齊趙高亡秦恭顯貶漢而刑人之
禍不可說也桓靈之季王甫曹節侯覽等瀆亂國經操
斷威福廢立擅權高下在心禁錮忠賢誅夷陳實官闡
流血大盜蜂起自古刑人之禍未有若此極者也唐之
中葉覆車靡監高力士魚朝恩李輔國程元振聲靈孽

于前仇士良王守澄田令孜崇厲階于後衣冠駢戮道
路橫屍甘露之變獨柳之禍言之喪氣較之東京尤為
慘烈而世主不悟寄以腹心優其寵祿童貫之徒卒以
亡宋喪亂相尋靡有寧已我太祖高皇帝洞覽古事深
鑒前失監局之官不得過四品掌官禁備灑掃而已宣
統以來優假稍過威福漸移王振喜寧諸閹權勢隆赫
凶焰薰灼潛通外國謀危社稷遂使英皇北狩幾致永
嘉靖康之禍猶賴王竑之徒危言正色借劔尚方廷梓

欽定四庫全書

世綱
卷上

九

馬順以銷肘腋之變壯矣哉固足以遠紆陳寶之憤近
雪鍾劉之冤矣然而吉祥構逆外連亨彪事發倉猝危
而後濟憲孝兩朝汪直李廣表裏為奸所幸朝政清明
不甚害事暨武皇帝之初年劉瑾馬永成等號為八黨
蠱惑聖心斥逐元老洛陽華容鈞陽洪洞諸公相繼竄
殛巖廊一空諍臣杜口直士卷舌殺戮之威遍乎縉紳
誅求之慘毒及毗庶潛蓄異謀肆行逆跡向非高廟神
靈武皇獨斷改玉改物伊誰禦之夫考之古事既如彼

徵之今事又如此然則興替之原理亂之跡斷可識矣

而議者猶謂呂彊之清忠楊復光之討賊張承業之存

唐光昭史冊惡可少也嗟乎求什一於千百亦已難矣

世主不悟王甫曹節仇士良田令孜等如彼其多而欲

望呂彊楊復光張承業三人者如此其寡非甚惑歟何

則婦寺之性陰狠賊戾嗜利亡耻朝夕左右浸漬易入

甘言柔聲首鼠兩端伺察意向動中所欲苟非燭以至

明斷以至剛其不惑溺者鮮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書

欽定四庫全書

世緯

上

曰侍御僕從因匪正人秦漢郎中謁者多士人為之猶
有古意我國家雖純用寺人而不得與政事所以消伏
禍杜危機也誠使政令予奪皆天子獨運於上而心腹
耳目寄之忠賢樞機之務一切弗與其在外鎮守守備
織造等官悉罷弗用老耄者汰之狠黠者黜之嚴閹割
之禁正交通之誅有缺弗補有罪弗宥略如令狐綯之
議以復高皇帝之故事吾見宮帷肅清而肘腋亡患也

世緯卷上

欽定四庫全書

世緯卷下

明 袁表 撰

汰異

昔孔子作春秋以懷夷狄孟氏談仁義以闢楊墨董生
述周孔以黜管商韓愈著原道以排佛老而佛老之害
為尤甚愈之言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然則愈之功豈
孟氏下乎世儒支離溺口耳之學昧教化之原知佛老

欽定四庫全書

世緯

下

之害而甘心沉溺其中以清淨為宗以虛無為本以慈
悲為教以寂滅為歸棄綱常蔑禮法隳政事敗五等之
倫廢四民之業不蠶而衣不耕而食不誦讀而仕不婚
姻而配傷教化亂彝典生人之蠹未有虐於佛老者也
世之言者皆以佛老與吾道並立為三以釋迦老聃與
周孔並噫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民之初生希希夷夷顓
蒙渾噩無思無為聖人者出訓以彞倫式以禮法威以
刑禁申以命令而後民知嚮方義農堯舜之世惡覩所